

散文

走不出的家乡情

■吴凤岭

熟悉的地方,即使在美丽,也有厌倦的时候,故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去别人活腻的地方成了旅游的代名词,于是许多人便有了诗和远方的向往,独我不然!始终沉迷在身边的景色里,不想走出去,那一草一木都有一份熟悉而又亲切的感动,因为它的名字叫“家乡”。

家乡四季皆风景,每个季节的风景,我都会了如指掌,像珍藏已久的珠宝一样,在哪里存放,用的是哪个行囊,都是那么熟悉而又不容置疑。

刚进三月,乍暖还寒的季节,迎春花(俗名老婆子花)便按捺不住春的喜悦,一株、两株、星星点点洒落在路边、山坡……不张扬,不热烈,蓝色的花瓣,黄艳的花蕊,随着日光开合,充满着不安与盎然的诗意。在葳蕤的枯黄里,如果你不留意,就会错过它盛开的模样。

四月的鹅黄,刚刚漫过眼帘,杜鹃花便沿着山峦沟壑妖娆走来。远远望去像锦缎般的飘逸。夹在白桦林里,

鹅黄的嫩叶,白白的树干,粉艳艳的花蕊,质感的层次呼之欲出。

如果不小心步入河滩的湿地,又是一番美景映入眼帘。碎碎的小粉花,粉嘟嘟的笑脸,竞相地绽放着期盼已久的春梦,其中还掺杂着蒲公英、马蹄莲,那花色有一种透明的黄,干净而明澈。微风拂过,把绿油油的河滩打扮得像个小姑娘,花枝招展,清纯可爱。这就是故乡的春天,无论你站在哪个角度看,都会是你喜欢的样子。

春夏交替时节,杏花已开遍山野,空气中处处弥漫着杏花的味道。深吸一口气,清香怡人,让人贪婪得还想再吸一口。接踵而至的就是稠李子花,开满十三道河弯弯曲曲的绿色长廊里,空气中的花香,十三道河的潺潺水声,长尾鸟在灌木从里飞来飞去,翩翩起舞。演绎着曲径通幽的妙境,传唱着长歌逝水的洒脱,体验着柳暗花明的惊喜。弯弯有奇景,景致各不同,让人流连忘返。这时就会想像和自己心爱的人,徜徉在这白色的花海里,哼着

庞龙的《两只蝴蝶》:“亲爱的,你慢慢飞,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;亲爱的,你张张嘴,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;亲爱的,你跟我飞,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……”

如此熟悉,如此亲切的写意,正是我生命原乡的真实画卷。那么,遥远而又遥远的远方还有比这更完整的诗情吗?

或许所有花事的盛开都在为果实做铺垫。当一场花事刚刚结束,另一场盛宴便粉墨登场,那便是黄岗梁的季节,风调雨顺。各种花,有名的,没名的,次第盛开,把整个季节都渲染成花的模样。

这时最适合约三五好友,去森林,去草原,去美丽神奇的黄岗峰,恣意纵声,放歌天涯。这一切唯有故乡刚好满足。

家乡,在我经历下岗失业的人生低谷时接纳了我。前途渺茫生活仍要继续。与其说命运多舛,其实也暗含

着变数和生机。你不逼自己一把,就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,然而塑造这个优秀的自己,是要付出多少人不能付出的辛苦和代价啊!

家乡,这块黑色的版图,让我建起了自己的苗圃。多少个荒原落日,多少个辛勤劳作的背影,以曲线的美,迎来了绿色的画廊和绿色的梦。我的苗圃让我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,找到了生活的归属感。同时也是故乡淳朴的民风在我人生的低谷时,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和帮助,让我成就了自己的事业!

在我的心里,家乡的胸怀是浩瀚博大的,温暖的。每每走进它,都让我涕泪潸然。那份亲切,那份溢满家乡情结的诗篇会在笔下生花,万千烦恼烟消云散。

只想此生一个人,做一朵自由行走的花,在家乡的一隅,或小池边、树荫下、岩石旁寂寂盛开。与天地空灵做一次缠绵的情人,在浩渺的星空中,在包容万物的自然里,倾尽情爱,回报家乡不弃之恩,不舍之情!

再后来,我终于明白,诗和远方固然诱人,而身边的风景却是触手可及。如果坐拥在家乡的柳兰丛中,去欣赏天边的彩虹,会不会是一件很浪漫的事?我终于明白自己的恋乡情结。任世间的风景万千,我独恋家乡的山山水水,一草一木,独自沉醉在家乡情结的文字里……心静如水,不诉离殇,红泥煮酒,不问流年。



蒙古舞 摄影 王鹏飞

散文

倾听蛙声一片

■辽宁 刘绍泉

说。

夏日的蛙鸣,比起春天的又有所不同。经过了一个春天的雨露的浸润,已经脱去了初鸣时的青涩和羞怯,越发地清澈、明亮。蛙儿的叫声也各有千秋,细细听来,有的呱呱呱,有的唧唧呱,有的咯咯咯,还有的咯呱咯呱,或独奏,或合唱,或清越,或粗犷,集田野之清翠,依湖水之氤氲,汇星月之光华,或高或低,或远或近,疏密有致,令原本寂寥的乡野妙趣横生。

蛙声起处,定有小桥流水,田园阡陌,绿草如茵。蛙声极富节奏与韵律,如诗如歌,悦耳动听,既耐人寻味,又扣人心弦,和谐而安宁。蛙声中,庄稼拔节生长,稻子开始扬花,瓜果孕育着甜香;婴儿安稳入睡,少女情窦初开。辛弃疾在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写道: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词人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恬静、美好的田园风光。悦耳的蛙鸣,如同大自然永

小小说

思语的星期天

■田夫

刚吃过中午饭,思语就光着小脚丫踩着枕头把墙上的日历撕掉一张,露出红色的星期日。奶奶说:“思语,明天还早着呢。”思语笑着说:“奶奶,一会就到。”奶奶就回身歇在躺椅上嚼小烟袋的爷爷,爷爷那核桃似的鼻头耸了耸。这样的事以前思语就干过,思语就盼着星期天的到来。

爷爷奶奶当然知道思语那点小心思。可他们同时又想,这个世界上的事怎么会孩子想咋着就咋着呢?为了不看到孩子那失望的眼神,老两口费尽了心机:晚上,破例要孩子多看了2集《熊出没》,睡前又要孩子喝了一罐牛奶,他们想孩子起床尿尿也要耽误些觉——这样,明天起来就日上三竿了;早饭再做些孩子最乐意吃的鸡蛋葱花饼,孩子一高兴说不定就把那事忘了,才多大个孩子啊,四岁。

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,思语早早的就醒了。爷爷奶奶对望望,他们恍惚知道一件事情很严重。今天的思语,一点也不像往天那样懒懒,穿衣、拉撒、吃饭都很麻利。摆下碗的时候,奶奶说:“思语,今天奶奶教你编花篮吧,你不是早就想学吗?”思语一本正经说:“奶奶,思语今天有事。”奶奶说:“你这么大点小孩,会有啥事?”思语笑着说:“奶奶,我不给你说了。”蹦蹦跳跳出屋去。

迎着初升的太阳,一家三口出院门。牵着紫红色小乳牛的爷爷走在前头,小乳牛边走边用蛇样的舌头舔鼻孔,细长的尾巴鞭子样地抡起来打苍蝇。小乳牛后头紧跟着奶奶,奶奶胳膊弯的空着的山榆条篮子,在思语的眼前晃来晃去,思语闻到的满是豆角、青草和蘑菇味。思语就想,我手里笼子里的大蛔蛔,它会喜欢哪种味道呢?

村道像刚丢下的院子一样安静。在思语的脑海里,村庄就像爷爷高高挂在墙上的日历,一张一张撕掉的都是平常,一年中只有几张才让思语激动:一个是过年,一个是寒暑假——而这些,思语觉得太遥远了,她最盼的就是星期天。

星期天走动在村道上的,就不单单是爷爷奶奶,思语和小乳牛了。会有许多人,孩子出现了,跟着大人就出现了。豆豆、淘淘、桃桃——就连跟爸妈去县城读书的、扎着一对羊角辫的卉卉也回来了。他们都很夸张地对思语说:“可想死我们了,你呢?”思语却摇摇头说:“没想。”他们就说:“思语跟她的妈妈一样环。”思语的爸妈也都住在县城。

星期天总是思语最开心的一天。

今天又是星期天啦。思语怎么能在家里懒觉呢。再说,今天的星期

天是个很特殊的日子,因为她跟卉卉有了约定——那是上个周日的黄昏,矮墙头只有妈妈红嘴唇那么一抹夕阳了。被孩子喧闹了一天的村道已像个被奶奶灭了灯的屋子,只有小乳牛新拉下的青绿的粪便散发着刺鼻的味。要返城的卉卉爷爷已经按了好几次小汽车喇叭。

两个小拇指勾在一起的孩子在老榆树下承诺。

“就这儿,下个星期天不见不散。”

“可说好了啊,不见不散。”可这时,思语的爷爷走上前:“卉卉,你咋把你爷爷刚才的话忘了,你后天就开学了,星期天要去补习钢琴——”爷爷本来还想接着说,但看到孙女眼睛红了,就不吱声了。

思语懂事地朝卉卉摆手。卉卉也摆手,但走了几步又跑回来:“记着,不见不散。”

思语声音沙哑地:“嗯。”

今天,爷爷奶奶怎么也想不明白,明知道卉卉不会来了,这孩子还是发飙。

村道出现了岔道,一条通村西,一条通村东。低着头的爷爷往村西紧拉牛,奶奶的巴掌拍在牛屁股上。可走了几步又都停住。

“思语,别拉下呀。”

“奶奶,我不去那儿。”

“村西蝴蝶多,奶奶给你捉——”

“奶奶,”举着手里的蛔蛔笼子,“卉卉等着呢。”

“你这孩子,卉卉今天不回来,你知道。”

“不,卉卉她说回来。她说的。”

“唉——”

思语说完,就直挺挺往前走。往前走。

爷爷奶奶还有小乳牛,只好后面默默地跟着。跟着。随着身影在村道斑驳的树影里滑动,村道上响起了鞋底和牛蹄擦地面的声音。树外头是大太阳。

村东静静的,就连老榆树也像睡着了爷爷。思语站那儿了。思语静静地等了阵。思语嘴里好像念叨了句什么。思语瘦瘦的小肩膀抖了一下——就在那个尖利的声音要发出时,忽听有人叫了声:“思语,你看!”

一头白短发的卉卉的爷爷,手捧着橡皮泥盒笑吟吟从老榆树后走了出来。

“思语,卉卉的爷爷代表卉卉向你道歉啊,卉卉的确没回来,但橡皮泥我可带来了,嗨,你的蛔蛔,是最大的吗?”

经棚

■赵芝存

高原峻岭鄂博山，
史记峥嵘岁月艰。
几度风云频洗礼，
沧桑雨沐化尘烟。
阳光济世山河秀，
市贾繁华百业妍。
路贯城乡名胜地，
大文盛世欲腾天。



过河岸,挂上树梢,进入窗户,弥漫心间,如一曲纯净的天籁之音。不用说蛙声里那满山的苍翠,枝叶上的水珠,习习的凉风、清新的空气,仅这高低起伏的蛙鼓如潮,就能让人心底生出一抹绿意、一丝凉爽、一些遐思……

聆听蛙鸣最美的时候,还是在月白风轻的仲夏夜。夜风如水,空气中氤氲着稻花和青草的幽香,这时,蛙声便从四面八方响起来了,芦苇深处,荷叶田田,蛙儿尽情歌唱。它们时而繁密如疾雨骤至,时而舒缓如小河流水,时而激越如春江潮涌。这如诗如歌的蛙声,是那样的执着痴迷,那样的安乐祥和。曾几何时,古老的乡村就这样被天籁般的蛙声所萦绕,所浸润,让祖祖辈辈的庄稼人为之神往,为之陶醉。也正是因为有了蛙声,乡村的夏夜才不会寂寞,庄稼人才有了精气神儿。

蛙是天然的歌者,那一声声充满山水野趣的歌唱,把对夏的歌颂和生命的激情渲染得淋漓尽致,不知为故乡人带走了多少耕作的疲劳,不知为故乡人带来了多少欢乐和安慰,带来了多少丰收的憧憬……

我已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种宁静而又亲切的乡村音乐了,那渐行渐远的蛙声,已悄然蝶化成一种乡愁,深深扎根于我生命的年轮里。

小小说

苍狼

■李富

辽都草原的雪,就这样下着,铺天盖地。已经是第三天了,雪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。

草原就这样坦露,莽莽苍苍,一片茫茫。远处的丘陵完全被白色融化了,只看到一点轮廓。

这时,一个黑点出现了。然后,又一个,接着,又一个,连续十八个黑点,在白色的山岗连成一条线,而且是流动的。

公狼特布鲁走在狼队前面,母狼雅利断后。这是一个狼的家族。它们善于快速及长距离奔跑,以食草动物及啮齿动物等为食。黄羊、鹅喉羚、马鹿、野兔、旱獭,都是它们的美食。

已经五天没有进食了。大雪,考验着它们的耐力与忍受力。

这个家族的狼,是典型的草原狼,眼睛斜吊,嘴巴宽大,几乎到耳叉子。肚皮上的一撮白毛,是它们祖先的基因。耳朵尖尖的,直立着,尾巴较短,垂在后肢间。尖锐的牙齿,迎风吠着。

横风三日,顶风三日,顺风三日。公狼特布鲁用鼻子嗅着猎物的气息,母狼用尾巴扫着冰冷和饥饿。队伍出现了少有的恐怖:饥饿和寒冷。更使它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,草原刮起了可怕的白毛风!大风把地面的雪和云中下降的雪漫天翻卷,地面和天空一片白茫茫。

由于地面被雪覆盖,白毛风肆虐,特布鲁迷路了。它尖尖的嘴,咩着牙,朝天发生低沉的吼叫,像是乞求上苍,也像是无奈和绝望。这一叫,引起了狼队的恐慌,于是,一群狼停止了前进,嚎叫声成了合唱,哀哀怨怨,被白毛风刮过山岗。

绝望。再绝望。在绝望中,特布鲁的牙,咬开了下唇,一股血滴在厚厚的雪地上。

血腥,血腥,在狼群中弥漫。

整整一夜过去了,狼,忍耐到了极点。风,停了;雪,住了。母狼雅利从队尾来到队前,看了特布鲁一眼,低低的吼了一声,闭上双眼,带有命令的口吻,躺在公狼身边。特布鲁一切都明白了,但它又不忍。毕竟,雅利是它的妻子,今天这个家族是她俩共同经营的。特布鲁扭过头去,它不忍心咬死妻子。雅利又吼了一声,急促、坚决、不容分?。就在特布鲁迟疑的一瞬间,雅利自己狠狠一口,咬断了后腿,接着又一口,咬断了前腿!特布鲁张开了嘴,朝着雅利的脖子咬下去,雅利畅快地哼了一声,幸福地闭上了眼睛。

狼群,撕咬着雅利的尸体,连雪地上的血都舔干净。而后,出发了!

这次,它们迅急,像风一样,消失在茫茫草原。

雪后的草原,格外静,静得连自己的心跳都听得清。公狼特布鲁趴下,侧耳倾听草地的动静。终于,一声模糊的声音由远及近,再细听,它听出了马的动静!顿时,特布鲁的眼睛亮了,当它确信在十里之外有马队的信息后,竟然眼睛里浸满了泪水,是为妻子雅利,也为这个家族。

不到一个时辰,特布鲁就和一队骑兵遭遇了。

这是一支日军在辽都草原组建的马队,有十二个人,装备精良,维持对草原的统治。领队的是小野,他们在雪后出兵是因为白音坝牧民把刚刚建完的日本军营给烧了,还杀了三个驻守的日本兵。

小野没有想到,在距离军营三十公里的草原山口,居然遇上了狼群!狼群在四处散开,形成包围之势。小野的马队,无法摆脱包围,厚厚的雪,马的运动受到了限制,难以快速展开。但是,他们有枪,而且是冲锋枪!

双方对峙。

小野忍不住了,冲锋枪响了!几匹狼倒在血泊里。

饿红眼的狼再次进攻,仍然被冲锋枪压制,倒下了几匹。

而后,在枪声中,狼群扔下几具尸体,消失了。

胆战心惊的小野来到军营的时候,天已经黑了。他草草地收拾一下被烧军营的残局,安下营来,准备第二天洗白音坝。

夜半时分,一声哀婉的叫声,从军营外面传来。小野从睡梦中爬起来,下意识地朝起了身边的手枪。如果不是这声哀叫,小野几乎都忘了白天发生的事情。

连着哀叫,一声接一声,由远及近。不一工夫,帆布的军帐,前前后后被狼包围了。这次,小野没了白天的本事,枪也派不上用场了,龟缩在帐内,不知所措。

这时,一声撕裂声响起,几匹狼风驰电掣般窜进帐篷,小野的脖子断了,握着枪的手,松开了。四座军帐,都被狼毁灭了,整整一个小队日军,无一幸免,全被咬断喉咙。十几匹军马,悉数被狼杀死。

大雪封路,人畜难行,茫茫草原,气温达到冰点。当第二年春季日军再进驻白音坝时,小野和日军的尸体已被啃得面目全非,军营帐成为一堆破布,污浊的膏药旗在地上被风刮来刮去。后来,日军干脆撤掉了这个军营。

值得一提的是,1945年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时,白音坝牧民还在这里召开了草原那达慕大会,骑马、射箭、摔跤,人们沉浸在幸福之中。一位马头琴手拉着琴,泪流满面,唱起了一支歌曲,名字叫《苍狼》,歌声悲怆,十分阳刚。

“草原苍狼草原的霸主

向往美好执着地追逐

流浪大漠自由咆哮

捍卫领地哪怕生命付出

草原苍狼草原的霸主

机敏骁勇守护着沃土

火热情情抒之即出

侠肝义胆激昂浩然气度……”

人们听着琴歌,踏着舞蹈,欢乐到天亮。

远方,狼群在吼叫,似乎也在歌唱……